

卷之三

南唐書卷之十四

儒者傳下第九

劉洞廬陵人也少遊廬山學詩於陳貺精思不懈至
浹日不盥貺卒猶居二十年詩長於五言自號五言
金城後主即位請金陵獻詩百篇後主覽其首篇石
城懷古云石城古岸頭一望思悠悠幾許六朝事不
禁江水流後主掩卷爲之改容不復讀其餘者洞羈
旅二年俟召不報遂還廬陵與同門夏竦松相善陳
貺嘗謂已詩埒賈島洞亦自言有浪仙之體恨不得
與之同時言詩也虔州陳德誠尤重其詞學及金陵

受圍洞爲詩署于路旁云千里長江皆渡馬十年養
士得何人又云翻憶潘郎章奏內陰陰日暮好沾巾
初潘佑表云家國陰陰如日將暮洞以譏之開寶八
年卒其遺集行于世

賈島字浪仙

江爲其先宋州人避亂建陽遂爲建陽人遊廬山白
鹿洞師事處士陳貺居二十年有風人之體時金陵
初復唐制以進士取人爲有題白鹿寺詩云吟登蕭
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元宗南遷駐于寺見其
詩稱善久之爲由是傲肆自謂俯拾青紫乃詣金陵
求舉屢黜于有司爲怏怏不能自已欲束書亡越而

會同謀者上變按得其狀伏罪爲嘗吟隋堤柳詩云
錦纜龍舟萬里來醉鄉繁盛忽塵埃空餘兩岸千株
柳雨葉風花作恨媒盛傳于時

汪台符歙州人也能文章通古今有王佐才聞烈祖
移鎮金陵台符上書陳民間利害十餘條大率以富
國阜民爲務烈祖善之而宋齊丘疾其才高屢爲詆
訾台符由是不平齊丘始字超回台符貽書謂之曰
聞足下齊大聖以爲名超亞聖以稱字齊丘大慚改
字子嵩因使親信誘台符乘舟痛飲推沉石城蚶蚶
磯下昇元中限民田物畜高下爲三等科其均輸以

爲定制又使民入米請鹽貨鬻有征稅舟行有力勝
皆用台符之言

史虛白山東人世儒學與韓熙載友善唐晉之間中
原多事遂因熙載渡淮聞宋齊丘總相府事虛白放
言曰彼可代而相矣齊丘欲窮其伎因宴寮屬而致
虛白酒數行出詩百詠俾賡焉恣女奴玩肆多方撓
之虛白談笑獻酬筆不停綴衆昉大驚及見烈祖說
之曰今據江淮摘煮山海人民豐阜咸洛之地陛下
之先業世亂久矣人思舊德反旆長驅易若屈指烈
祖雖善其說然以初基方輯睦隣境未暇北顧乃署

郡從事虛白耻其初言之失意頗不平遂南遊廬山
以詩酒自娛元宗即位韓熙載薦之召見問爲治之
理虛白曰臣草野之人漁釣而已邦國大計不敢預
知因醉溺于殿陛元宗曰真處士也賜田五頃遣還
及畫江爲界虛白爲割江賦以誚云舟車有限汭汀
島以俱閑魚鼈無知尚浮游而不止元宗南遷至星
子渚復召至問處士隱居有所得乎對曰臣得漁父
一聯云風雨掇却屋全家醉不知元宗變色久之復
賜粟帛遣歸卒于家年六十七

郭昭慶其先爲廬陵禾川人父鵬保大初進士官至

大理司直或告故南平王鍾鏞夫人與僧通姦大理卿蕭儼案法議徙鵬曰法之行自貴者始遂曲法誅之人皆以爲寃會宋齊丘得罪鵬坐黨免官卒昭慶博通經史擬元經作唐春秋三十卷著治書五十篇皆引古以勵今獻之爲左右所沮俾就舉進士昭慶不平復上書曰臣所述皆先聖之遺旨以懲勸褒貶爲任其餘摘裂章句補綴雕虫臣自少耻而不爲因得召對補楊子尉不受復歸禾川邑宰覽之修謁往候昭慶不與之見宰銜之會閱編戶乃籍昭慶爲新擬軍昭慶復走金陵再獻經國治民論各十餘篇大

抵皆指述池州采石堤要害備禦之處及東海隅可以拓之之畧後主覽而悅之遂署爲著作郎常以才名自居然朝無引援久之不遷開寶歲貢方物牋表及使命廷勞燕餞之辭一出於昭慶 皇朝諸公亦推其辭藻徐鉉徐鉉尤嫉之鉉前通謁而不署名銜昭慶怒乃詬而擲之由是有隙昭慶之居與客將李師義爲隣而師義與鉉爲姻姪鉉因令師義召昭慶飲潛置鴆于酒昭慶飲之不疑詰旦入朝及階而仆扶出遂絕諸竅皆出血昭慶前所獻治書內有禁絕三篇多天文孫吳之術及經國論等皆行于世唯唐

春秋爲鉉錯所匿

康仁傑泉州人也少祝髮爲僧喜儒學頗自勵因遊江淮會陳德誠出次池陽仁傑以詩投之有紅旆渡江霞蘸水青蛇出篋雪侵衣之句德誠勉令就仕乃薦仁傑于執政者仁傑易儒服至金陵會羣公旬沐宴昇元閣仁傑造席和登閣詩有雲散便疑千里望日斜長占半城陰之句座皆大驚後主聞之問左右曰仁傑如何人或對曰亦詩中苦吟者也然其遠人慕化而至宜姑息而已時陳洪進據漳泉遂召問其風土民俗仁傑對荅無滯仍獻所業授鄂州文學補

溧陽簿考滿出吉州括量屯田仁傑視肥磽稽田疇無不允當性循素儉門無私謁其所進待乃儒生名士吟嘯終日曾不少怠晚年彌苦其志嘗以詩召嘉禾峯僧云只在此山寧有意向來求佛本無心時皆稱善入授汾陽令及金陵敗仁傑亦卒

伍喬廬江人也性嗜學以淮人無出已右者遂渡江入廬山國學苦節自勵一夕見人掌自牖隙入中有讀易二字條爾而却喬默審其祥取易讀之探索精微迨數年山下有僧夜夢人指大星曰此伍喬星也僧與喬初不相知達旦入國學訪問得喬喜甚勉之

進取喬以匱乏告僧輒罄橐予之喬出與郡計明年
春試畫八卦賦霽後望鍾山詩是歲同試數百人初
中有司之選者必延之陞堂而加慰飲焉先是宋貞
觀登坐張洎續至主司覽程文遂揖貞觀南坐而引
洎西首酒數行喬始上卷主司讀之驚嘆乃以貞觀
處席北辟洎居南登喬為賓首覆考榜出喬果第一
洎第二貞觀第三時稱主司精於衡鑑元宗命勒喬
程文于石以為永式署宣州幕府考滿遷考功郎卒
于官

周彬和川人也杜門讀書不治產業其妻讓曰君家

兄弟皆力田畝以致豐羨而獨不調玩故紙以自困
寧有益耶彬笑曰耕田不如耕道非兒女子所知也
聞烈祖鎮金陵招辟儒生彬因獻所習烈祖善之禪
代之後制度草創無取士之科會有事于南郊彬著
郊望論數千言廣陳前古得失上之署諸衛巡官元
宗與壽王景遂貽書交辟置之門下賜予頗優告歸
省母以所得金玉繒幣陳列于庭彬顧其妻曰伯叔
田畝孰愈妻曰此男子之事非婦人所能知彬素鄙
於鄉里至是猶有嫚言者親友以告彬笑曰昔魯人
俚孔子謂之東家丘况庸人乎授大理司直以毋憂

歸葬謁禾川令直造其廳署令詰之曰君雖朝省直
察其如桑梓何彬怒因自誓曰吾不歸令于茲有如
白日服闋詣建康以前官出宰禾川前令覲顏而去
爲政廉平鄉里率化有爭訟者以理和解之秩滿邑
人詣郡乞留連任七考累遷尚書郎卒于官

夏寶松廬陵吉陽人也少學詩於建陽江爲爲羈旅
卧病寶松躬嘗藥餌夜不解帶爲德之與處數年終
就其業與詩人劉洞俱顯名于當世百勝軍節度使
陳德誠以詩美之曰建水舊傳劉夜坐螺川新有夏
江城蓋劉洞嘗有夜坐詩最爲警策而寶松有宿江

城詩云鴈飛南浦砧初斷月滿西樓酒半醒又曉來
羸驥依前去目斷遙山數點青故德誠紀之其爲當
時延譽類如此晚進儒生求爲師事者多齎金帛不
遠數百里輻輳其門寶松贖貨每授弟子未嘗會講
唯賞帛稍厚者背衆與議而給曰詩之旨訣我有一
葫蘆兒授之將待價由是多私賂焉

徐錯字楚金與兄鉉同有大名於江左錯第進士累
遷屯田郎中知制誥集賢殿學士鉉錯兄弟俱叅近
侍而其文相軋議者方晉之二陸云錯著質論十餘
篇後主札批其首後主文集復命錯爲序君臣上下

互為貴飾儒者榮之錯以開寶八年卒于金陵圍城
中卒之踰月南唐亡

鉉畧附
歸明傳

南唐書卷之十四



南唐書卷之十五

隱者傳第十

嗚呼古之所謂隱士者道德足乎已而時命大謬則
泊然自適於性命之真而非違物離人以為高也物
與人莫為之累而已矣此伯夷叔齊朱張柳下惠之
徒所以有德於天下後世也自秦漢而下士之隱者
雖不足以語此而前史載之詳矣南唐之士僅可觀
者叙次于左作隱者傳

江夢孫字聿修潯陽人也博綜經史儒行高潔烈祖
輔政辟置門下薦為秘書郎久之夢孫自陳迂儒無

所裨益且平生讀書意在施惠於民而後已因求一縣以自効烈祖曰縣邑非所以優賢者不許固求之乃補天長令烈祖召之從容示以誥指庭下地曰今日受此明日即趨走於彼矣如何夢孫曰苟遂素志無恤其他乃授之至縣吏告曰正廳甚凶前令居之鬼怪畢見請陳設便廳夢孫固不可曰長吏不居正廳非禮也禮上之夕若數十人傾倒几案叫嘯甚喧夢孫從容整衣冠呪曰夢孫爲縣令合居此廳爾爲鬼神應有祠宇丘墓安得爭此即命復陳設如初自此寂然無患後人安之其治以簡易仁恕爲事邑

人大悅踰年稱疾求歸田里躬勤耒耜事繼毋甚謹每晨夜具潔服問安侍膳訖乃集諸生講禮朝廷累召不起保大中卒年八十五贈國子司業

沈彬筠陽高安人讀書能詩屬唐末亂離南游湘湖隱于雲陽山十餘年與僧虛中齊已爲詩侶迄不遇世乃歷名山治方術烈祖鎮金陵命所屬郡縣辟致之彬知其欲取吳國因獻畫山水詩云尺素隱清輝一毫分險阻授校書郎入輔吳世子璉於東宮未幾乞罷以尚書郎致仕禪代之後絕不求進高安士人多爲給其粟帛元宗南遷彬年逾八十詣南昌求見

曰臣自處山野世事不預臣妻謂臣曰汝主人郎君
今為天子翼接清光死且不朽元宗優禮待之賜粟
帛遣還署其子元為秘書省正字彬尤工詩而未嘗
喜名如再過金陵詩云玉樹歌終王氣收鴈行高送
石城秋江山不管興亡事一任斜陽伴客愁又都門
送客詩云岸柳蕭疎野荻秋都門行客莫回頭一條
灞水清如劍不為離人割斷愁皆盛稱於士大夫惜
乎簡編散失不得見其全集彬學方外之術迄無所
異唯手植一樹命諸子曰吾死葬此及彬卒發之得
石椁一上有篆刻八字云開成二年壽椁一所因就

葬焉

陳貺南閩人性沉澹志操古朴而不苟於仕進一卧
廬山三十年學者多師事焉元宗以幣致之布裘鹿
鞞進止閑肆因獻景陽臺懷古詩云景陽六朝地運
極自依依一會皆同是到頭誰論非酒濃沉遠慮花
好失前機見此尤宜戒正當家國肥元宗稱善欲授
以官貺固不受賜粟帛遣還舊隱卒年七十

陳陶世居嶺表以儒業名家陶挾冊長安聲詩曆象
無不精究常以台鉉之器自負恨世亂不得逞昇元
中至南昌將詣建康聞宋齊丘秉政凡所進擢不愜

士論自料與齊丘不合乃築室於西山日以詩酒爲
事會宋齊丘出鎮南昌陶志不屈而齊丘亦不爲之
薦辟陶作詩自詠曰一顧成周力有餘白雲閑釣五
溪魚中原莫道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陶少與水
部負外郎任晚相善嘗以詩遺之云好向明朝薦遺
逸莫教千古弔靈均元宗雖聞其詩名而未及召之
會有星孛陶歎曰國家其幾亡乎既而果失淮甸陶
所居幽邃性尤嗜鮓元宗南遷至落星灣欲有所問
而恐陶不盡言因僞使人賣鮓至陶門陶果出啗鮓
喜甚賣者曰官舟抵落星矣翁知之乎陶笑曰星落

不還元宗至南都未幾殂不還之說果驗陶後以脩
養煉丹爲事有詩云乾坤見了文章懶龍虎成來印
綬疎又云長愛真人王子喬五松山月伴吹簫任他
浮世悲生死獨駕蒼龍入九霄又題徐穉亭詩云伏
龍山橫洲渚地人如白蘋自生死洪崖成道二千年
唯有徐君播青史陶所遁西山先產藥物數十種陶
採而餌之開寶中常見一叟角髮被褐與老媪貨藥
於市獲錢則市鮓對飲旁若無人既醉行舞而歌曰
藍採禾藍採禾塵世紛紛事更多爭如賣藥沽酒飲
歸去深崖拍手歌或疑爲陶之夫婦云

許堅不知其家世或曰晉長史穆之裔形陋而恠或
寓廬阜白鹿洞桑門道館行吟自若幘巾芒屨短襪
至斝亦無齋裝唯自負布囊常括不解每沐浴不脫
衣就谿澗出而曠之或問其故則言天象昭布雖白
晝亦常參列人自昧之爾其可裸程乎堅癖嗜魚或
得大魚則全體而烹不加醯鹽熟即啗之遊溧陽下
山寺吟詩曰地枕吳溪與越峯前朝恩賜雲泉額南唐
以大唐竹林層建鴈塔高石室幽棲幾禪伯荒榛蕪
沒蒼苔深古池香泛荷花白客有經年說二林落日
猿啼情脉脉後或居茅山或入九華適意往返人不

能測舊與樊若水相善若水北渡後因轉輓于江南
遇堅于簡寂觀勉之以仕則顰蹙不荅堅嘗至陽羨
人不之識一日涉西津凌波澗步若平地然衆昉神
之不知其所在云

毛炳豐城人也好學不能自給因隨里人入廬山每
與諸生曲講苟獲貲錘即市酒盡醉時彭會好茶而
炳好酒或嘲之曰彭生說賦茶三斤毛氏傳經酒半
升炳聞之小哂而已自後或遊螺川諸邑遇酒即飲
不醉不止嘗宿于酒家大醉悞坐爐炭主人出之翌
日尻痛炳疑因酒乖忤遭其笞撻訊之乃知又嘗醉

于道旁有里首張谷掖之而起炳瞑目曰起予者爲誰對曰張谷也炳呵之曰毛炳不干於張谷張谷不學於毛炳醉者自醉醒者自醒醒醉之道兩者固殊安用掖爲復呵之曰汝可速去無撓予卧由是人頗重之是真全於酒者也後聚生徒數十講誦於南臺山迨數年自署于齋壁云先生不在此千載只空山因大醉一夕卒有詩集傳于世

顏詡魯郡公真卿之後唐末徙居木川詡少孤兄弟數人事繼母以孝聞雅辭翰謹禮法多循先業迨末年一門百口家法嚴肅男女異序少長敦睦子姪二

十餘人皆服儒業每延賓侶寓門下者常十數詡晨暮延揖飲饌燕笑未嘗不躬自接對雖遇姻戚冲孺亦爲之冠帶盡禮就所居第依泉石築亭榭開軒四敞則碧鮮叢遶翠微環列蕭爽之趣杜絕塵囂水部貞外郎孟賓于嘗以詩美之云園林蕭爽聞來久欲訪因循二十秋此日開襟吟不盡碧山重疊水長流又司農卿何蒙殿中丞蒯鼈史館孫伯純各爲詩序以述其幽隱詡聞子弟有與賓客戲者未嘗面責手寫韋昭博奕論署于屋壁使之自愧家人未嘗見其喜愠初季父非理據鄉人桑詣邑求治令尹下詡評

之詡償以已緡其訟遂止卒年七十餘

鄭元素京兆華原人也少習詩禮避亂南遊隱居于廬山青牛谷高卧四十餘年採薇食蕨絃歌自若構椽剪茅於舍後會集古書殆至千餘卷元素温韜之甥也自言韜發昭陵從堦道下見宮室制度闕麗不異人間中爲正寢東西廂列石牀牀上石函中有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墨跡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韜死元素得之爲多

嗚呼業不素修自羣鹿豕斯謂之隱者樵夫牧子之事爾非吾所謂隱也故隱士儒術出處雖異易地則

皆然或曰江夢孫沈彬嘗仕矣而列于隱士劉洞史虛白嘗隱矣而列于儒術何哉曰彬與夢孫志於隱而仕不得已焉洞與虛白志於仕而隱不得已焉予何容心乎亦各成其志而已至如陳陶翻然有改而所得多矣志不足言之也

南唐書卷之十六

義死傳上第十一

嗚呼大哉君乎猶天之覆焉猶地之載焉天地以爲籠而東西南北鬼方殊域無出於天地之度內則君臣之義孰可逃哉此事君者無適而非君也且人情莫不喜安存而惡危亡也及以身事人而與君同戚則由是而循義由是而死節將以終吾身而已又豈偷生忍耻以獲罪於天下後世歟禮曰大夫死衆士死制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此君臣之義盡矣雖然仕以行道而致君爲堯舜躋時爲太平者君子之

所欲也所欲者不可必得則不擇地而安之不臨難而免之者亦所以行吾道也故唐虞之際君臣都俞於廟堂之上則所謂守節循義者存之而弗試不幸罹於亂世而人君戚戚於憂勞之地則上焉學士大夫下焉武夫悍卒披肝瀝膽夷險一節忠義皎然貫諸白日之上是亦衰世之意也魏鄭公所以願為良臣而不願為忠臣者可謂有意於致君矣嗚呼三代而下縉紳先生多能言之五代之際霸據角立君無世臣臣無定主而視神器為蘧廬則士之全節者無幾劉仁贍之守孤城孫晟之不負永陵一坏土與夫

張彥能皇甫暉孟堅陳喬劉彥貞朱令贇胡則之徒雖非蹈道有足稱者作義死傳

劉仁贍字守惠彭城人也父金事吳武王為濠滁二州刺史以驍勇知名仁贍為將輕財重士法令嚴肅頗通兵法事烈祖為左監門衛將軍黃素二州刺史拜武昌軍節度使平楚之後仁贍以舟師克巴陵撫納降附人皆悅集入掌親軍出鎮壽州先是每歲淮水淺涸分兵屯守謂之把淺監軍吳廷紹以為境上無事虛費糧用悉罷之仁贍以為不可未及報而周師猥至郡人皆恐仁贍神氣閑暇部分守禦有若平

常群情乃安

五代史周師先至而後以仁贍守壽州此先除仁贍而後周師至據江南錄野

錄遺事別錄皆與此同當以此書為是

彥貞輩不用其言以至喪敗故

仁贍軍令益信用周鏡計破城南大寨剋獲甚衆仁贍按兵城守世宗圍之數重以方舟載礮自淝河中流擊其城又束巨竹數十竿上施版屋號為竹龍載甲士以攻之又決其水砦入淝河攻之百端自正月至于四月不能下而歲大暑霖雨彌旬周兵營寨水深數尺淮淝暴漲礮舟竹龍皆飄南岸為唐兵所焚周兵多死世宗東趨濠梁以李重進為廬壽都招討使元宗遣元帥齊王景達等列砦紫金山下為夾道

以屬城中而重進與張永德兩軍相疑不協仁贍屢請出戰景達不許由是憤惋成疾明年正月世宗復至淮上盡破紫金山砦壞其夾道淮兵大敗諸將多見擒而廣陵馮延魯光州張經舒州周祚泰州方訥泗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皆不能守江南君臣亦皆震懾奉表稱臣願割土地輸貢賦以効誠款而仁贍獨堅守不可下世宗使江南使者孫晟等至城喻仁贍降晟望城中改其辭呼曰無隳臣節援兵即至矣仁贍於是城守益堅仁贍子崇諫幸其父病謀與諸將出降仁贍立命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于中門救

之不得於是士卒皆感泣願以死守三月仁贍病甚喘喘垂死其副使孫羽詐爲仁贍書以城降世宗命昇仁贍至帳前歎嗟久之賜以玉帶御馬復使入城養疾是日卒世宗制曰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爲多乃拜仁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贍不能受而卒年五十八世宗遣使弔祭喪事官給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崇讚爲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元宗聞仁贍卒哭之慟及贈太師焚其誥曰魂兮有知鑿周惠耶歆吾命耶夜夢仁贍拜墀下若受命然壽州故

治壽春世宗以其難尅遂徙城下蔡而復其軍曰忠正曰吾以旌仁贍之節也

孫晟初名鳳又名忌密州人也好學有文辭尤工於詩少爲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嘗畫唐詩人賈島像置于屋壁晨夕事之簡寂宮道士惡晟爲妖以杖驅出之易儒服北之趙魏謁唐莊宗于鎮州莊宗以晟爲著作佐郎天成中朱守殷鎮汴州辟爲判官守殷反伏誅晟乃棄其妻子亡命陳宋之間安重誨惡晟以謂教守殷反者晟也畫其像購之不可得遂族其家晟來奔于吳時烈祖輔政多招四方之士得晟喜甚

晟爲人口吃，遇人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談辯風生，聽者忘倦。烈祖尤愛之，引與計議，多合意，以爲右僕射，與馮延巳並相。元宗晟輕延巳爲人，嘗曰：「金碗玉盃而盛狗屎，可乎？」晟事烈祖元宗二十餘年，官至司空，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時人多效之。周世宗征淮，元宗懼，始遣泗州牙將王知朗至滁州奉書以求和。世宗不荅，又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不荅。乃遣禮部尚書王崇質、副晟奉表，謨與晟等皆言：「唐願割壽濠楚泗光海六州之地，歲貢百萬以佐

軍，而世宗已取滁揚濠泗諸州，欲盡取淮南，乃止。因留使者不遣，而攻壽州益急。謨等曰：「願陛下寬臣五日之誅，容臣還取江南表，盡獻江北諸州。」世宗許之，遣供奉官安弘道押德明、崇質南還，而謨與晟皆見留。德明等既還，元宗悔不肯割地，世宗亦以暑雨班師。留李重進、張永德等分攻廬壽州，兵所得，楊泰諸州皆不能守。唐兵復振，重進與永德兩軍相疑，有隙。永德上書言重進反，世宗不聽。初，晟之奉使也，語崇質曰：「吾行必不免，然吾終不忍負永陵一抔土。」及崇質還，而晟留與鍾謨俱至京師，館于都亭驛，待之甚

厚每朝會入閣使班東省官後召見必飲以醇酒已而周兵數敗盡失所得諸州世宗憂之召晟問江南事晟不對世宗怒亟召侍衛軍虞候韓通收晟下獄及其從者二百餘人皆殺之晟臨刑世宗猶遣近臣問之晟終不對神色怡然正其衣冠南望而拜曰臣以死報國乃就刑其後世宗頗憐晟忠悔殺之元宗聞晟死贈魯國公

張彥能爲楚州守將周師伐淮南諸郡皆降獨楚州不可下周人圍之數月城中兵食殆盡而彥能與其副鄭昭業城守益堅世宗親督兵洞屋穿穴而焚之

彥能昭業戰死餘衆皆死誓無降者世宗屠其城嚴兵以戍之元宗嘉彥能忠贈侍中

南唐書卷之十七
義死傳下第十二

皇甫暉山東人也。事石晉爲密州刺史。虜陷中原。暉與秦州刺史王建來歸。授神衛軍都虞候。俄拜江州節度使。周師伐淮南。暉率江州屯兵。會劉彥貞等以拒周師。彥貞舉止躁撓。失大將體。而暉獨持重軍陣。整肅士樂用命。雖中原名將。往往憚之。及彥貞敗死。天子徙正陽橋于下蔡。暉與林仁肇爭之不勝。周有神將操鉞一麾。暉衆大敗。收兵返走。且戰且行。欲退保滁州。時滁州守將王紹顏先遁去。城中已亂。暉

力戰創重死于

天兵子繼勳別有傳

寶訓曰太祖擒皇甫暉

於滁州是受命之端也國光開話曰太祖挺身力戰劒血服衲既而擒暉

孟堅初事王相為建州裨將延政與曦有隙堅知其必敗會邊鎬伐建陽堅以其眾先降鎬等資其策以取南閩及陳覺矯命攻晋安堅隸馮延魯軍中李仁達先求救於越越以兵數千人入城助守而江淮諸軍大集四面合勢晋安窘甚越人沿海濟師旁岸阻濘藉簣乃可登南面諸軍聚而射之簣不得施久之延魯曰城所以不下者恃此為援也却吾軍以誘之登岸殲其援城必降矣堅曰敵至此已久進退不可

求一戰而死無路爾今與之戰必致死力可盡殺乎不若堅壁以拒之援兵遠涉大海不戰而困城可圍也延魯不聽揮兵少却越人登岸未定堅曰可擊矣延魯又不聽既而合戰延魯敗走堅死之諸軍皆潰陳喬字子喬世為廬陵玉笥人祖岳仕大唐為南昌觀察判官著唐書自高祖訖于穆宗為統紀一百卷行于世父濬仕吳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撰吳錄二十卷喬幼敏悟耽翫文史以廕授太常寺奉禮郎烈祖即位頗器重之遷尚書郎拜中書舍人元宗既失淮甸耻其降號欲授機務于太弟而陳覺之徒因有

窺竊之計輒謂元宗曰宋齊丘嘗贊烈祖變家爲國終成大業是社稷之臣也今若委以國事庶寧邊鄙而陛下優游邃處以養喬松之壽遵鼎湖之躅亦千載一遇也元宗由是欲傳位而以齊丘輔政喬聞之排閣而入諫曰臣聞社稷之重焉可假之他人今且授之則百官朝請皆歸齊丘一民尺土非陛下所有尚能制齊丘而再有之乎臣見淖齒李允復作而讓皇幽囚于丹陽亦陛下之所親見一日垂涕泣求爲田舍翁不可得矣元宗愕然曰微卿幾落賊人彀中於是引喬入見后及諸子指喬曰此忠臣也他日國

家急難汝母子可託之我死無恨矣傳位之意遂止而齊丘黨與亦由此以敗及元宗南遷留喬輔太子監國後主即位遷吏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門下侍郎兼樞密使遂總軍國事政由已出李平潘佑之死亦因喬間焉開寶中

太祖皇帝遣使召後主入朝後主欲往以喬爲介喬曰陛下與臣俱受先帝顧命委以社稷大計今往而見留則國非已有悔將何及臣雖死實覲面於先帝後主曰苟不得已而入其如稽緩之讓何喬曰臣請坐之後主由是連年拒命皆喬爲之謀也及

王師問罪喬誓以死守時降樞密院爲光政院喬爲
光政使而張洎爲副同掌機密嘗語後主勢雖迫蹙
二臣之節不墮也及城將陷後主自爲降款俾喬與
世子仲寓開城門納之喬遽歸府以款投于承雷後
主促之愈急喬入見曰自古豈有不亡之國乎降無
益也喬意欲與後主俱死而不忍言臣請城下一戰而死後主執其
手泣曰盍與我北歸喬曰臣當大政而致國家如此
非死無以報臣死而歸之以逆命之罪則陛下保無
恙也掣其手去入視事堂召二親吏解所服金帶遺
之曰吾死掩屍無泄遂自縊二吏徹榻瘞之後主求

喬不得張洎曰已死北軍矣語未畢而王師遽入後

主俘于京師

太祖皇帝責其拒命勞師果以陳喬固執爲對喬爲
人孝悌惇睦宗族之貧者分祿以給之雖居權要家
無餘貲先喪其妻後主爲娶國戚喬曰臣家素貧實
不能成禮後主貸之俾就婚焉惜乎不知時變死非
其所然亦忠於所事者也金陵既平改葬喬初求喬
屍不得或見丈夫衣黃半臂舉一手障面及發其瘞
以右手加額如所見焉

劉彥貞吳功臣信之子也授大理評事累遷屯田貞

外郎父喪免起爲將軍遂歷武職連刺海楚二州長於吏事聲績日洽拜濠州節度使承劉崇俊虎政之後裁以法度吏民頗服及移鎮壽春漸自矜大務爲聚斂以奪民利壽春有安豐塘溉田萬頃彥貞託以浚城隍大興工役決水城下而田畝皆涸因急其徵賦民皆鬻田而去彥貞取上腴者賤價買之於是復漲塘水歲積巨億賂遺權要以沽聲名魏岑受賄尤劇羣議雜然推唱以謂彥貞用兵如韓彭理民如龔黃倚之若長城及周世宗征淮甸命大將李穀攻自壽州元宗使彥貞督諸路兵出拒周師以江州皇甫

暉爲援李穀曰吾無水戰之具而使唐兵斷正陽浮橋則我背腹受敵乃焚其芻糧退屯正陽是時世宗親征行至圍鎮聞穀軍却意唐兵必追之遣李重進急趨正陽曰唐兵且至宜急擊之彥貞等聞穀退軍皆以爲怯裨將咸師朗曰追之可大獲劉仁贍使人喻之曰君來赴援未交戰而敵人退不可測也慎勿追逐君爲大將安危以之脫有不利大事去矣前軍張全約亦曰不可追彥貞曰軍容在我汝輩何知沮吾事者斬其舉止躁撓貪功自任類如此比至正陽而重進先至未及食而戰彥貞施利刃於拒馬維以

鐵索又刻木爲獸號捷馬牌以皮囊布鐵蒺藜于地周兵見而知其怯一鼓敗之彥貞死于陣初彥貞鼓行劉仁贍曰未戰而奔必有伏兵我師遇之無遺類也乃號令軍中爲城守之備既而彥貞果敗諸軍皆潰惟張全約帥所領奔壽州以其覆軍喪地自彥貞始故恩不及其子孫交泰元年贈彥貞中書令而已朱令贇大將軍業從子也常從業軍初爲小校趨捷善射椎首鷹目軍中號朱深眼累遷神衛都虞候會林仁肇卒以令贇爲鎮南軍節度使王師問罪後主召令贇赴難令贇至湖口與諸將議曰今若前進

而王師據我後則上江阻隔退乏糧道亟爲虜矣乃以書招南郡留守劉克貞代鎮湖口克貞病不能舉令贇進之後主命益急使者旁午令贇不得已自潯陽湖縛大筏載軍糧器用戰艦數百艘欲斷采石浮橋直趨金陵或說令贇曰江水淺澁不利舟筏可俟盛夏大江汎溢順流而下勢不可禦令贇曰業已進俟盛夏乎遂帥水陸一十五萬至虎蹲洲與王師遇令贇不識兵機自乘大航危簷重構建大將旗幟中流指麾王師聚攻之令贇先創巨舟實葭葦灌膏油欲順風縱火謂之火油機至此勢蹙乃以

火油機前拒而反風迴煽自焚大筏水陸諸軍不戰而潰令贛投火死糧器俱焚煙焰不絕者浹日自是金陵絕無外援以至於亡

胡則爲江州副使金陵既下後主歸于京師諸郡皆送款則謂所部曰吾等世受主恩忍負之遂殺謀降者嬰城固守

朝廷遣使諭旨猶不奉命將軍曹翰帥師圍城

三年則誓以死守城將陷

太宗皇帝嘉其盡節於所事遣使喻翰城下日拒命之人盡赦之使人至獨木渡大風數日不可濟及風

定而濟則翰已屠江州無遺類適一日矣

嗚呼甚哉死之難也非死之難而處死者爲難也非處死之難而擇其所處爲尤難是故或輕鴻毛或重太山其死雖一而輕重之異者在得其所與不得其所爾劉仁贍輩於死生之際亦庶幾焉

南唐書卷之十八

廉隅傳第十三

嗚呼崇高富有入之所欲也其崇高乎天地之間者若鶴鷓巢於一枝一枝之外無所居也其富有於萬物之上者若偃鼠飲於長河滿腹之外無所容也天地亦大矣萬物亦衆矣一身之所爲曾未得其萬萬之一而固已厭足則一身之外我何與焉古之人其志有在於是者許由聞其風而悅之其無待於外而傲睨於萬物之上則在我者皆道之真而在彼者皆物之粗道者吾之所固有而物者時之所儻來故棗

題數尺後車數十乘不足以望吾泰山嵒巖之安也
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不足以易吾飲水曲肱之樂
也古之人其志有在於是者王子搜聞其風而悅之
大而天下重而一國有所不受則脩吾身以標準於
天下不亦貴乎馴致後世喪已於物忘真於利則清
風不競而廉隅遂喪如姚景之取予有節魯崇範之
一介不受馬文義之不入府庫許規之不顧遺金皆
後世之難能者作廉隅傳

姚景始事劉金爲廐卒金暇日至廐中見景晝瞑有
二赤虵悠揚景面少頃入鼻竅而寤金由是竒之引

爲親信俄遷裨將金以女妻之烈祖亦重其爲人使
典親兵歷制置刺史拜清淮軍節度使壽春望鎮供
億滋厚而主將歛率浮於他郡民尤苦之景至一切
供億悉罷去常俸不給刑衣弊冠漠然古風初吏請
家諱景大署于紙尾曰諱賊吏於是屬吏拱手稍知
廉隅諸子爲牙將景登城見其長子導從甚盛過市
市人皆廢業辟路景召其子杖之

魯崇範廬陵人也竊薪不屬而讀書自若烈祖初建
學校丁亂世典籍多闕旁求諸郡崇範雖窶九經子
史世藏于家刺史賈皓就取進之薦其名不報皓以

已緡償其直崇範笑曰墳典天下公器世亂藏於家世治藏于國其實一也吾非書肆何估直以償耶郤之皓謝曰俗吏浼濁以遺先生羞不然何以見高義會皓赴闕與崇範俱至金陵表薦之召試東宮授太子洗馬復守廉儉唯食月俸其餘四時錫賚非次優與拜而弗取悉班諸親舊之貧者元宗即位尤重之除東宮使卒于仕

馬文義彭城人也父仁裕事烈祖爲使相文義以廕授千牛備身補浙西支使建州之役隸祖全恩爲判官既下建州將吏皆入府庫爭取金貝文義獨收民籍

歸幕故建州雖經亂而民皆安堵文義與有力焉遷讚善大夫卒子禹昌甫二歲妻朱氏大將軍業女也賻贈一無所受蓋其廉如此故能率其妻如此

許規高陽人祖儒義不食梁粟自雍州襁負東走隱江南山谷中終身不出儒生稠稠生規規好道家言故不事事嘗羈旅宣歙間聞旁舍呻呼就訊之曰我某郡人也察君長者且死願以骸骨屬因指橐中黃金十斤曰以是交長者規許諾敬負其骨千里并黃金置死者家父驚愧之因獻金如亡兒言以爲許君壽規不顧竟去聞者以規爲長者云子遯事後主爲

監察御史亦有清節後仕 皇朝

苛政傳第十四

嗚呼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剛與柔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蓋陰陽和同剛柔相濟然後交通成和而物生焉人位其中戴仁抱義所以贊天地之化育也苟忿戾殘忍而不全乎仁義則猶天之獨陽而無陰地之獨剛而無柔其於生成也殆矣古之聖人所以德刑並用而洽于民心者九以知此而已循致後世依勢作威倚法以削則滅天地之德刻生民之性苛細慘烈無所不爲可不痛哉昔孔子適楚有婦

人哭於路而哀使子貢問之曰爾之哭重有憂乎曰然子貢問其故曰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是以哀之子貢曰何不去也曰無苛政孔子聞之曰小子志之苛政猛於虎作苛政傳

張宣字致用少事吳爲軍校隸大將柴棐棐愛人戢下諸將化之唯宣頗肆暴戾部曲苦之從劉信圍虔州虔人乞師於楚信遣宣及高審思分兵禦之大敗楚師累遷諸軍都虞候徙爲左街使皆以嚴酷爲理及鎮鄂州置地室以鞠罪人罪無問小大入之則無全活未幾境內大治道不拾遺會雪中炭肆有鬪者

錄問之言市炭一秤而輕不及數宣使秤之信然乃
斬賣炭者梟首懸炭于市自是賣炭者率以十五斤
為秤無敢輕重

李德柔字子懷鄱陽人也始為小吏善伺人之私捕
獲亡命所至必得時目為李猫兒累遷大理卿持法
苛峻獄有未成則以蘆蓆卷囚而倒置之死者甚衆
德柔本無學術妄稱博學每呼馬為韓盧染工為伶
倫雖然不附姦佞善守職分故終其天年初元宗欲
置北寺獄德柔諫曰世豈乏士而俾闍豎得以弄其
文墨耶其議遂寢論者韙之

嗚呼唐末大亂方鎮僭擬悉以宦官給事考諸前史
吳越最多唯南唐載籍脫略闍人內倖用否輕重不
可悉考案浮屠傳後主對佛像燃命燈以決大辟自
夕至旦火滅則誅之不滅則貫之由是富商大賈遺
賂內官俾續燈獲免者甚衆而此又有置獄北寺之
說則闍豎之職雖無考據而伺隙抵巇竊弄威德亦
已甚矣幸而國君儒雅未嘗嬖倖故不見斥於當時

南唐書卷之十八

南唐書卷之十九
誅死傳第十五

嗚呼三代之際刑不上大夫而霸者之命亦曰無專殺大夫則古之所以任大夫者未嘗不以賢而所以待大夫者未嘗不以禮及其世亂刑濫故殺之之甚有見於春秋者書人以殺殺以其罪也稱國以殺殺不以其罪也是以爲人君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誅死之罪後世君子耻於自明而爲小人之所誣則賢不肖駢死於市朝而陷其君於首惡之名者無世無之良

史所以直筆書之使後世爲臣者知法之不可犯爲君者知刑之不可濫如陳蕃李固之死君子觀之未嘗不扼腕而歎之董卓王甫之死君子觀之未嘗不憮然而快之是其刑之當否雖千載之後猶足以感發人之喜怒也南唐享國日淺可名之士無幾而誅死大半如宋齊丘陳覺李徵古李德明鍾謨張巒褚仁規王建封范冲敏皇甫繼勳林仁肇潘佑李平皆死於非命就其未死之行以考之則知其所死者不能無當否矣然則南唐之亡非人亡之亦自亡也爲國而自去其股肱譬諸排空之鳥而自折其羽翮孰

有不困者哉昔孔子適晉至河而還者聞晉殺竇鳴犢舜華也故曰刳胎而麟不至覆巢而鳳不翔君子惡傷其類也作誅死傳

褚仁規字可則廣陵人也始爲軍中小吏勤幹敏給可被繁使累除右職出爲海陵鹽監使海陵民好爭訟吏多不能直乃以仁規兼縣事所部魚鹽竹葦之地財用所出國家每有大役常賦不能給仁規使行視民家所有舉籍取之事訖則以次償備罔有逋遺以故民不甚怨而供億公費不知限極烈祖喜之及以海陵爲泰州遷仁規爲刺史不移治所政亦如故

晚年國家少事仁規培克不已多入私門刑罰滋暴
加以奢縱宣徽使陳覺有宿嫌密啓其狀侍御史王
仲連亦劾之烈祖陽不問而陰欲罷其郡會將東巡
乃召以爲靜江軍都虞候督舟師以從及還都遂留
不遣仁規方承恩遇猥被摧折不勝忿恚乃上書自
陳無過而爲讒佞所間辭甚訐斥烈祖下其事命陳
覺充泰州按鞠使仁規聞覺往按歎曰吾嘗孤立所
知者主上而已陳覺首搆吾事而今以屬之何以自
明遂自劾即日收付大理賜死妻子徙和州
王建封少爲軍校驍勇任俠平建州功冠諸將拜信

州刺史爲人剛鷲無所忌憚及陳覺等矯命討李仁
達建封帥師圍福州與諸將爭功城垂尅而先退諸
軍由此潰散遂失晉安元宗大怒陳覺馮延魯皆被
流竄而建封不自安元宗召還慰撫之使掌禁兵建
封怙罪愈多僭侈時魏岑鍾謨李德明皆當清要而
岑詭佞尤甚謨及德明亦輕脫俱不協衆望戶部員
外郎范冲敏頗耿介負氣深疾岑等而與建封相善
以建封方被寵任可去羣黨因勸建封上書歷詆用
事者請盡去羣小進用正人元宗大怒以其武臣握
禁兵不當干預國政流建封池州賜死于路冲敏棄

市

李德明不知何許人也落魄負大節累遷兵部員外郎文理院學士周世宗伐淮甸下滁州元宗懼先遣牙將王知朗奉書于世宗不荅未幾楊光舒秦蘄相次潰元宗益懼乃遣德明與鍾謨奉表稱臣請獻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以求罷兵世宗亦不荅德明與鍾謨皆留行在明年元宗復使孫晟王崇質削去帝號願効貢賦世宗猶不荅於是鍾謨等見世宗英武而師甚盛乃曰願陛下寬臣五日之誅還取江南表盡獻江北諸州世宗許之遣供奉官安弘道押德明崇

質還江南而謨晟皆見留德明等歸盛稱世宗英武元宗惡之宋齊丘陳覺等皆以割地無益德明賣國以圖利元宗大怒命斬德明于市而益兵以拒周初德明與鍾謨皆以尚書郎待制恃恩用事百官側目號爲鍾李及謨還因覆案齊丘黨與追贈德明袁州刺史

皇甫繼勳江州節度使暉之子少以父蔭爲軍校常從暉軍中滁州之役暉力戰甚急繼勳欲遁暉操戈擊之弗及遂逸以暉死事故繼勳恩澤優渥累遷將軍池饒二州刺史性謹厚勤於爲理吏民安輯入爲

諸軍都虞候數年南唐老將亡歿殆盡繼勳雖少遂拜大將軍賞產優贍而錫賚頗優於是營第宅侈車服畜妓樂備珍美擇近郊之地植花構亭珠翠環列擬於王室及王師來伐繼勳保惜賞富無効死之志欲後主速降而口不敢發每於衆中但言國數窮促而已或聞敗績則怡愉竊喜或有敢死之士請出効命則杖而拘之由是軍情忿恚百姓切齒近臣屢以爲言後主優容之後託以軍旅稀復朝見召之亦不至後主於是不能容乃親巡城勞軍還誘繼勳入宮責其流言不用命之狀收付大理始出門而衆軍

之士雲集鬻割繼勳頃刻而盡

嗚呼天屬之厚不可薄也於其所厚而薄之則其它無不薄矣皇甫繼勳叛父於垂死之際及其事君又可知也忠孝人之大倫而不忠不孝者無容於天地之度內然則繼勳之死豈特人怨哉

鍾謨字仲益會稽人也僑建康少爽悟博學屬文穎脫時輩元宗寵用之拔自下位累遷吏部郎中顯德中周師下楊光等州元宗遣謨與李德明奉表於世宗未報而孫晟王崇質繼至謨等謂世宗曰唐畏陛下神武保無二心願歸取表盡獻淮甸之地世宗許

之遣德明崇質還江南而晟與謨皆留行在既而江南拒命世宗大怒案誅晟及館中二百餘人同死獨赦謨以爲耀州司馬謨在耀州以詩貽其州將其畧云翩翩歸盡塞垣鴻殷殷驚開蟄戶蛭渭北離愁春色裏江南家事戰塵中江南暨周平世宗召謨授衛尉卿放還國謨作詩以獻其畧云三年耀武羣侯服一日廻鑿萬國春南北通歡永無事謝恩歸去老陪臣世宗覽而悅之賜黃金五百兩意將以間其君臣也元宗果銜之謨歸爲禮部侍郎判尚書省國政悉秉於中臺相府但糾轄而已謨既秉權鑄大錢改制

度恃其才能挾中朝之勢尤橫恣不法世宗每遣使至必賜詔存問時太子眞叅物庶政謨薦其所知閻式爲太子司議郎百司關啓多由之初李德明與謨善德明之死給事中唐錫與宋齊丘同議至是錫不自安又頗納賄謨知之面詰其狀錫大懼及謨復使周以世宗之言覆按齊丘黨與陳覺李徵古以下皆伏誅錫益懼會信州刺史張巒入爲天威軍都虞候常詣謨策相歡或至夜分錫時掌樞要因構謨與巒謀爲不軌元宗疑之太子眞卒從嘉以次當立而謨曰從嘉輕肆請立紀國公從善元宗大怒尚以世宗

之故未即加誅乃罷其職爲國子司業及世宗崩遂
貶謨著作佐郎饒州安置遣中使領侍衛軍十人即
日監督上道馳驛發遣家屬自後而去謨時病風眩
作絕句十餘章其辭皆悽愴至郡月餘遣人就縊殺
之謨尤好古碑奉使中原每道旁碑碣必駐馬歷覽
嘗見龜趺大碣半沒水中謨欣然解衣以手捫揣默
記其文他日水涸以所錄本就證之無差其爽邁如
此初使者至謨望拜曰臣無負國使者曰詔問孫晟
獨死狀謨復拜曰臣聞命矣遂就縊縊亦賜死于宣
州

潘佑散騎常侍處常之子氣宇孤峻閉門讀書不營
貲產文章贍逸尤敏於論議時譽藹然中書舍人陳
喬戶部侍郎韓熙載薦之以秘書省正字釋褐俄直
崇文館輔後主於東宮後主即位遷虞部員外郎史
館脩撰後主納后歷代久無其禮開元禮亦多闕博
士陳致雍習知公革隨事補正後主使徐鉉與佑叅
議佑立論以沮之文彩可觀後主竒其議頗見施用
由是恩寵日洽改知制誥明年居中用事極論時政
無所迴避後主手札敦喻佑七表不止因請休官遠
去乃徙佑專知國史悉罷其職時江南衰削國步多

艱佑所上諫疏有家國陰陰如日將暮之辭後主惡之又其所薦黜與時輩不協因誣以他事劾佑自劉母及妻子徙饒州佑自言其母方娠夢古衣冠人告曰我顏延之也與夫人爲子及生七歲始能語曰兒悞傷白龍爲上帝所罰也因吟詩曰只因騎折玉龍腰謫在人間三十六至是果以三十六歲卒

李平初爲河中李守貞從事漢隱帝立守貞據城叛隱帝命周太祖討之守貞遣平與朱元奉表來乞師未返而河中平遂留江南越人寇毘陵平自言有武畧因以爲將固辭乃遷衛尉少卿使領偏師巡江北

進逼蘄州周師先遁平入保其城即以爲蘄州刺史會朱元叛元宗恐其不自安召之還都使者失旨鎖平送建康元宗慰勉之拜建州節度副使徵爲衛尉卿平本好神僊修養之事而動多恠妄自言僊人神鬼常與通接潘佑亦好仙平因與親善之言佑父處常今已爲僊官而已與佑亦僊官也家置靜室人莫能窺佑既獲用請復井田法深抑豪民有買貧戶田者使即還之又依周禮造民籍復造牛籍曠土盡令種桑薦平判司農寺以督之命行于下急如星火州縣吏胥因以爲姦百姓大擾聚而爲亂後主知立法

南唐書卷之十九
之病即罷之佑復薦平知尚書省由是羣議紛紛以
為壞法殃民皆由平始乃先收平下大理使收佑佑
自剄平縊于獄妻子徙虔州明年宥其家廩給之

南唐書卷之十九



卷之四